楊全甫諫草

楊金甫隸芳題詞

楊笠甫先生既採俗隸匯

手輯言匯人果敢々若

穫祝々數々尤力々々留時

詩畫題詞

所畏難乃無如

遺備業通安眾甚若雨入矣

先生挽筆之之力殊凡廿二

上對客而下感為虎之而

聖析其議乎　留中蔽以語

贛甚　上不能平多欝甚

章百餘語〻益高〻之南

適廖鄉隱〻易地方以款

多蓋憤方觸以語其情

或問不盡書興了先

生遂無聊不欲而鄉人憐

之為梓其稿凡若干卷

今上即位臺臣上其事請

加卹獄而議之重者一山獄矣

復見晉范氏與叔孫穆子

論不朽者以德言功當之

予嘗以為忠之而篤者莫
之乃先生勤之翔城甚也
諸皆著尤異績而盡之
其告至不能以身徇

國

先帝雖暫棄其身而陰閑

甚多不一之歲而

備位之則惟功者保之

而三不朽蓋余鄉人守
文懿翰墨鄉人世
珍之況見豈為一洒之去
之之身相及向相反殆甚哉

候先生默〻固佳世之大
安保而無悶受於之日號
洛表者先生長子壽濤
性至孝〻〻輒泣下聯

民此以登之

天曆元年十一月同年

友教東郡許維新

謹敘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

題為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

大事也名號顯彰直與天壤共敝其

跡惡可泯也國之文纂修一代之大典

也紀載昭垂將一迺古今為信其實惡

可枉也以大典此祇大事以必不可泯

之跡筆必不可掩之書故從古以來
即餘分閏位亦一一得以竊據纂編年
之禮況猶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即
觸忌冒嫌猶不肯以私情奪春秋之
法況不無嫌忌猶有可豫為委曲乎臣
嘗反覆於斯不能不抱脫於建文革
除之既誤又不能不滋惑於
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
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

中楊撰出日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
矣此其意蓋隱然為建文地也比時
禮官夏言因倉卒
召對求職深思既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
臣上議又以
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為詞卒使讜議不
行闕典如故抵今筆橐之臣未嘗不
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
皇上萬曆十共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

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興獻帝不宜附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心議覆至擬為聖德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為事在必舉不謂附錄改正雖蒙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太祖嫡孫固建文為

皇上一脈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淆減如宗
誼何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容恝
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攸當辨
若令孫蒙
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實
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
無散逸及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甚

可令
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
有史固并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
革除之際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
從野史中搜遺事乎臣所仰窺
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
革除之役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
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

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有一建文即於成祖相妨因於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盖靖難之舉順天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勲業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有無為增損即初號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相繼

稱固必不損礙也臣不解臭言百世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而令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達孝歸之善繼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臣

[illegible]

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為少帝且其於也周天子禮曷嘗懇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靖難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

功伐故賛成至此良為不誣以此臣
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崇榮名
正所以善體
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
此必然之勢也以
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若而乃
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弗訛得乎
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擬其為
誣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

以任口雌黃而反致
聖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討之得者以此
臣知革除之後固不徒為建文存實
錄正所以善成
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
朝
英宗皇帝不嘗削
景皇帝位號乎及
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為議復賛諸人心垂

之青史不聞有累於
英宗亦不聞少貶於
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
成祖相妨於
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華除報罷猶
日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邇
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
歲矣若及是時
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

闕典頻興自

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襲舛而天下萬

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

皇上始所關

聖德

聖躬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

責焉故不憚縷煩而仰瀆

宸嚴若此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

亟賜允行則上可以襃
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
周而在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緣係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

月初七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九月十六日該禮部覆廿
八日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杜隱憂事臣惟大臣享有高爵厚祿其體面既崇其廉恥宜重用舍之權當聽之朝廷是非之公當付之輿論固不宜聞言反噬冀逞忿失之鄙懷亦不宜借辯自賢默寓乞憐之工

計此正所以養廉恥重禮教也豈不
意當今
清明之朝乃有穢跡敗露清議不容而猶
然昧心強辯戀爵祿喪廉恥如戎政
侍郎沈思孝者寧不羞
朝廷而辱班行耶臣按思孝生平心術
最毒性氣最戾機械最深口舌最利
此周遮言一節每每欺世盜名雖時
有醜行人姑諒之乃自入工部之後

遂恣肆無忌并前所為欺世盜名之
意一掃盡地而满朝縉紳人人思欲
逐奸臣矣科道連章糾劾豈其有宿
憾於思孝輙為
朝廷清仕路拔禍本也為思孝者宜省
躬知罪引咎求去猶不甚謬於大臣
之體胡乃塗面放刁無所不至於科
臣之疏則創為尊
主權之說以傾陷之於臺臣之疏則創為

迎合權貴之說以解釋之一番彈射
一番支吾恃有三寸長舌一并作千疊
厚面信如思孝尊
主權之說必其自壼
主權猶可言也乃連䟥瀆擾其於被參不
許奏辯之
旨何如黨援貪墨其於考察不許觸詆之
論何如且備辯之後知公論雖與權懼人言
再至遂揚言曰

皇上眷我甚厚如再有指摘我者

皇上有言必要廷杖以安我心此長安喧

布人所共聞者不知

皇上果有此語否有之而思孝預洩以彰

巳之寵是謂弄權無之而思孝捏造

以箝人之口是謂擅權此等作用則

廷臣中之不尊

主權尚有過於思孝者乎信如思孝迎合

權貴之說必其自排權貴猶可言也

乃二卿之倖不為不幸哉政之權不
為不重兼之翻雲覆雨勢焰熏天當
其不與少宰之推鄭僉罵曰把老孫
趕了去罷蓋指冢宰也此醉中真語
同欲所共發者使非大有權力孰公
然為此論耶故一說帶而六科之長
立亂頓危再亂說而百官之長幾不
自白叫等景象則廷臣中之第一權
貴尚有愈於恩壽者乎只圖交攻不

顧乎膺盡思孝主意將欲家於官而
死於官一旦為諸臣論列故不勝忿
狠雖理屈詞窮猶巧尋題目為含沙
射人計耳思孝至此良亦苦心哉然
而肺肝盡露豈能欺天下乎臣君樓
數思孝罪狀思孝必且另立題目再
費支吾臣惟即思孝所蹤聞於
皇上而敢蹈譭上之罪肆為喪心之行者
為

皇上隆之恩孝前頒述母年甚褒至嘗為

風燭止有孺子在側別無依倚其學

旦夕涕泣以望思孝而思孝亦自知

悽咽酸楚擬圖歸養懇累數百言豈

不儼然一孝子乎乃未幾而思孝之

繼子盂携家入

都門獨遺所謂風燭涕泣之母子然在

家矣夫方云辭官以養母而反[illegible][illegible]

側之人以隨官此何謂者耶且今既

數月矣不復聞言及伊母一字臣崇
知思孝之老母今將安在豈寄彼
人耶豈伊母自老轉少即無一人侍
養而思孝可以不動念耶又豈思孝
挾先臣程濟之仙術日在任所夜在
家鄉而可以躬侍伊母耶嗟嗟思孝
將不欲自列於人類乎哉以上則誑
語歟

君父不則附體惡親臣不知思孝平日讀

明何以為情引鏡礙爾何以為顏蓋
思孝之心至此亢矣有臣如此若不
速去彼以良心已汎之人逞其奸權
變幻之才必將引用非人摧殘善類
盤弄
上排把持
國是其為
宗社生靈大害真有臣子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洞察

大奮乾斷將思孝亟賜罷斥用息禍胎依
眷中外臣民之望是
皇上自為宗社生靈計也臣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之至緣係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
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社稷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濫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臣看

詳章奏於本月二十七日接得禮部

覆

吉王乞

恩改封一疏奏

聖旨吉府係撲見支常汝常澂准照奏行

改封仍不為例欽此臣悉詳顛末不勝
驚駭奈何
皇上以聰明英斷之主乃優為
諸藩所請遂決裂
明例一至此極也臣惟當今
天潢之派至爲繁衍
朝廷所以整齊約束能令貼然無競者
非以私恩濫與日爲之煦煦亦以其
法制定耳正今日之要例是也要例

封典一款内開親王絶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夫此一例也明白炳若日星非微有隱約不盡之意可以滋疑也決斷嚴於斧鉞非別有奏請定奪之文可以藉口也今

吉王以

龍陽王繼嫡弟
莊王之爵非例之所謂進封親王者乎
除長子常淳已封
世子承襲外其二子常汶三子常澰業
亦封鎮國將軍矣非例之所謂授以
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者乎是常汶常
澰不當妄覬郡爵亦彰明較著矣
吉王以溺愛之私滋無厭之請固曰人
情常態乃

皇上為紀法之宗自當秉
成憲以絕束
諸藩者頗竟奪部議曲狥胥請抑何為
也哉臣伏誦
明旨不過曰吉府係朕親支而已又曰仍
不為例而已執此兩端果可謂封固
無害耶臣竊謂不然蓋
諸藩皆
太祖高皇帝一體而分也

皇上纘承
大統止可以分之崇卑定爵級不宜以派
之遠近別親疏亦帝王之體固然耳
信如
吉王謂二子派出
英宗為
皇上至親當封臣思
英宗之派不止一
吉府而

皇上今日之懿親且有視
吉府為更近者綢繆加恩不識若子若
孫皆人人可王乎恐勢不能矣臣以
為
吉府係親支之說既非所以昭一本亦
非所以聯諸藩也至例者乃畫一之
法必上之人堅如金石斯下之人信
如蓍蔡當
皇上予

瀋府理瑝瑝埏之封已破

祖宗舊例然猶有不為例之

旨可守也乃未幾於

秦府誼漈之封復許之是并不為例之

例亦背之矣雖誼漈之封既破不為

例之例然猶有仍不為例之

旨可執也乃今於

吉府常𣲖常㵾之封復許之是并仍不

為例之例又棄之矣

聖上綸綍之言無難反汗彼谷藩隴蜀之
望自可垂涎嗣此請者嘗接踵矣臣
以為今日仍不為例之說既不能以
踐前言亦不足以彰後信也是
明旨二端本欲賚款睦之仁適足為款睦
之累方欲垂覬覦之戒反足為覬覦
之招將来流弊
宗祊不至於僨轅躍治
朝廷不臣於掣肘濫觴不止也

皇上安得不蚤啓而預防之我至於
准照秦府改封臣更不容無言者蓋
秦府之封
潞府爲之階也當時科部執奏奉
聖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
天語森嚴
威咫尺
諸藩獨不聞且畏乎乃因
秦府嘗試於前

皇上已誤致令
吉府效尤於後
皇上豈容再誤臣職司封駁請得奉
旨從事矣伏乞
聖明念
舊章之當率防倖竇之易滋將
吉府常汶常薇二名封爵罪一如部覆
則豈惟見
朝廷無偏無黨之公抑可爲

宗藩安分寡過之地也臣干冒

褻嚴不任悚慄翹延之至緣係盤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

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奏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亟賜正懲永絕倖竇事臣於正月二十八

日入科辦事接得原中順天鄉試今

奏

旨革退爲民舉人屠大壯一本為守禮情

真勘明日久沉冤未伸懇

天恩精微洞覆試以廣

聖孝以正
國法以全士節事乘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
臣復科取士之典我
朝鄭重凡主考行私士子用倖者法無
赦臣自備員鐵闈每聞朝紳談及戊
子順天科場一事未嘗不扼腕切齒
也當是時主考黄洪憲及同考沈璟
輩以附勢之心遂其罔利之計所中

者非相門之壻則富室之郎或假字
句以通其關節或焚硃卷以掩其對
磨一省臺省部屬諸臣如李汝華高
桂等直擿此事而參者不止一疏如
胡汝寧林祖述等阿狥此事而敗者
不止一人惟是氷山未泮錢神有靈
倖中多人盡從㴱網就中尤可恨者
莫有甚於屠大壯也盖大壯用賄於
黄洪憲與賀學禮等用賄於沈懋孝

同賀學禮等之覆試也在
午門大壯等之覆試也乃在禮部賀學
禮以劣卷被黜太壯以劣卷獨留賀
學禮等之原卷下部大壯等之原卷
存閣神術通天吏僕雖悉卒使清議
竟杳
國法不伸安得令人無遺恨也後辛周
如綸之號一擲而再覆試之
命又下時大壯自揣文理之不堪也又尉

儌倖之難再也不候覆試輒擅潛遁

隨經禮部以規避具參隨奉

明旨以規避革黜使大壯少知廉耻少知法紀自當終其身竄伏牖下羞面見人又胡爲乎中

閣強辯耶據其奏詞不過借口覲喪耳夫情法不並伸君親不兩重細查朝臣聞訃未有不候部文而去者亦未有不辭

朝而去者蓋君重則親輕法伸則情屈
禮固然也大壯係有罪之人非朝臣
無故之比其進其退可得自由即使
在家提試尚難以守喪不來而況待
試
都門豈容以聞喪徑往去僅隔數日胡不
少俟則其規避之情可謂肺肝畢見
矣托言爲母而敢於抗
君未見奪情而實以藐法大壯得以此名

獲附編氓之新旨以為幸之幸者若從公坐以賄買罪豈止於一褫縱有案查非詐套恐僅免於五遞安得引孫給事之歸為例而指李御史之案希脫也嗟嗟大壯之計亦詭矣始也以行賄而卑賤也以借勢而免今又欲鍛觀喪以復楚金再入鎖則愈工百發百好何究何詐是尚知有三尺哉蓋三尺之法

朝廷所以禁飭天下之具也人不得越
於法之內則不敢觊於法之外彼見
近來一二月籍者之濫復衣冠也而
遂欲破甑之重完彼又見一二敗行
者之蠙躋華要也而遂欲褰夾之再
焰大壯今日復舉則洪憲明日起[illegible]
將令狐鼠縱橫
渙汗不定其何以重試典而清
朝路哉伏乞

勑下該部從嚴加覆究明正厥辜無使求

門再啓

制典蒙羞無使紀法或抗伏奸復出乃令

日磨礪世風一大機括也臣不任激

切顒望之至緣係奉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具題初
三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觧官作弊乞

勅究治以肅法紀事臣等奉

命巡視太倉銀庫每思

國計重務日切兢兢幸見督漕諸臣出

入公平關防嚴密竊謂弊無由作可

省彈文矣不虞有意外之奸如順天

府武清縣觧官張聚及庫役甄擬乃

收於銀錠鏽銷朦朧納庫者謊據官
為
皇上陳之近該臣等巡視到倉適該庫奉
本部劄付見發應支各項銀兩其銀
乃武清縣原解河西務關稅也銀
底各州一縣印封開有擦損不實
者類皆銀底隱然有舊圖記臣督主
事周一梧暨庫員外楊埏公同臣等
取視果黃錯之又別發此錠無不皆

然隨令燒驗一二每錠流出鉛汁三
錢上下不等通查原銀共一百二十
餘錠總計漁獵正銀大約三十兩有
奇夫詐偽大弊也使欺大罪也刻
太倉何地
帑金何物乃敢肆奸玩法若此乎但奉
經對審不惟贓數難憑抑且犯情泰
悉似不容不提問以正厥辜者也至
於該庫銀匠原為辨認銀之真偽而

詭乃當收受之時不能覺察果以印
帖所誤不及致詳耶抑以通同所使
明知故縱耶罪必有歸亦應并究伏
乞
勅下法司將武清縣原解張聚甄松并該
庫銀匠那釗一并提問務審奸弊的
出何人跡處有無他故依律
奏擬以示後戒庶法紀既彰而人心知
警識察必謹而奸偽不生矣未必於

萬歲無小補也臣等不勝翹延佇
命之至緣係觧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
七日奉
聖旨着法司提了問

刑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illegible][illegible]直陳脩省之實仰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災圖治安事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信乎災異之生固天心所以仁愛人主顧人主應之者何如耳果能悔悟惕厲應之以實則其興也勃焉若更晏安

怠情應之以文則其亡也忽焉其[illegible]

如此胡可不畏玆者

大内火災為變匪細恭奉

聖諭議遣官告

廟自責并詢合行事宜欽此臣仰見

陛下修省至意竊計一時輔弼大臣及禮

曹條請必將詳切直陳共圖消弭不

謂術爾忌諱宛轉此正詩人所稱泄

泄之流不但上負

陛下抑且孤
皇天降災之意辜萬方望治之心終惱
陛下於何地置
宗社於何所乎雖固不明天人之理但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記之矣為
今之計惟當反其所謂乖者致其所
謂和者庶幾
天意可回也用是敢披瀝血誠願
皇上垂聽焉一二親

郊廟以協神人之和昔孔子謂吾不與祭

如不祭即

祖訓亦云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遣官代

祭其在

天地

祖宗又可知也

陛下累年遣代已非慎重大典之意況此

何時也猶然循遣代之故事乎縱

陛下仁孝出延亦無由以達恐從此

天地
祖宗益不居歆而譴怒或未已也臣故謂
郊廟之享不可不親也一
御朝講以宣政治之和夫古哲王宵旰聽
政猶切一日萬幾之慮
陛下靜攝深宮臨御久廢其何以理天下
我
太祖嘗曰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
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

意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今
陛下獨不畏乎儻謂安如故切慮堂簾遠隔上下不交其壅蔽之禍尚可勝言不敢論非天意人心去留向背之機也臣故謂
朝講之御不可不勤也一慰
兩宮以前
庭闈之和大問安侍膳聖哲芳規

陛下大孝光昭文隆
盛美第靜攝以來即定省儀文已為降隔
姑適者
聖母誕辰
陛下不復如往年一
御朝受賀竊恐
聖母之心未悅而
陛下之心亦有所未安也矧當此火災
驚之後其慰安尤當懽豫然

庭闈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臣故謂
兩宮之孝不可不隆也一舉
大禮以暢
宗社之和夫太子者宗廟社稷之主也
皇長子
册立之期當二十一年時
陛下明許少俟一二年舉行今期會已逾
綸音未煥豈所以重
元良而昭

大僚耶矧請冠請婚者從臣潔竊恐
宗廟社稷之靈亦必有鬱邑未安者誠
沛然並舉則
國祚彌昌之道端不外此臣故謂
大禮之行不可不亟也一還思直以通耳
聖[illegible]留恣和夫言官者
朝廷所寄以為耳目者也
陛下不資之為聰為明反厭其為聒為激
往時屏棄既多近時斥逐尤甚人才

雖得死亦欲存益於人自為

社稷計乎不及此時

此堪將復寒譖與織詣設臣遂

陛下不至孫立于上不立也臣故謂忠直

之蘭還也一平喜怒以怡性情之和

夫虛后道習懸怨易生故孔子謂小

人女子難養固不當使之卿亦不當

使之怨也測聞

陛下選威臣測至令人人自危不幾於察

忌乎無論肘腋之間意外當防即
聖懷日觸亦未免動氣傷神甚非所以養
和平之福也臣故謂喜怒之當平也
一止抄沒以綠
畿輔之和夫抄沒之慘等於上刑
陛下一時震怒固出偶觸至於株連蔓引
旁及無辜此何為也蓋人在搉楚何
所不承任口招攀實非真跡徒使
輦轂之下一時人情洶洶此豈盛世所

宜有哉豈敢謂撥浚之當止遊亦減織造以舒蒼赤之和夫惡衣菲食本帝王美德矧秦晉吳越之地非殘於兵火則廢於水旱乃

陛下織綺紗縠之織猶不少緩獨不爲民窮財盡歷乎愁苦嗟嘆之聲恐天心亦所厭聞今

陛下縱不能盡罷亦次當量裁以答嗷嗷之望臣故謂織造之宜減也

陛下欲引咎自責惟此數事爲切要之圖
陛下欲祈
天永命惟此數事爲昭格之本自古多難
興邦殷憂啓聖皆自一念悚惕中得
之頃
陛下無諱闕失而憚於改圖也臣待罪該
科向不能隨事納忠預效徙薪之謀
是臣不職誠無所逃罪然茲亦不敢
泄泄從事而并忘其欵欵之愚惟

明省察無怨臣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緣係直陳修省

之實懇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驟聞母病阽危驚憂欲死仰乞

聖慈俯賜回籍以救餘生以全微孝事臣

以風塵縣吏蒙

恩拔置瑣垣計今既一載餘矣涓埃之報

未伸葵藿之忠正切苟堪就列奚敢

乞身第臣有不容已之至情臣遘不

可挽之危症其勢有不得不為乞歸

計者蓋臣自己丑登第以來一官匏

繫曾未過家臣母七袠衰齡老不顧
迎養以此母子各天相懸八載臣心
不死已自難堪且今於四月初一日
接得臣男家書謂臣母冬杪感嗽歷
春未愈形體日羸醫藥罔效又謂床
褥呻吟之中無望臣歸若欲面訣者
臣瞬目傷心魂迷腸斷一號仆地竟
日方甦今雖幸不即死然氣悸不已
寢食都廢已為奄奄待斃之人矣及延

醫陳大節等診視俱謂臣積鬱陡驚病在心膽非藥石能療非旦夕可起惟有同籍兒母或可解憂而延殘喘不然必無幸矣臣自揣亦然安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夫此時攄埴色人近見刑科給事中楊士鴻疏乞歸養該吏部以士鴻母既相從身又無病竟覆留供職矣臣非聾瞶豈不知自度但臣母

明旨敘用既與上鴻依照任所者不同臣亦垂危朝露又與上鴻本身無恙者迥異臣生不空桑何忍以劬勞罔極之身委聽於沉痾臣職匪閑茍豈容以死生未卜之身叨糜乎廩祿貳念交煎心益焦勞病愈須劄即留臣備員亦止可於私寓伏枕俟死而已其於職業何補臣查原任戶科都給事中侯先春刑科都給事中劉為

捐吝嘗以親病身病乞歸俱蒙題
准回籍調理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臣別無規托照例覆
請容臣適歸或若臣母慰倚閭之望而衰
病可回臣亦慰瞻雲之思而歲晚可
保晃恪
聖上再造之恩也異時臣不死之年皆圖
報之日必不難捐糜以仰酬
高厚矣臣情迫詞激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具奏初

六月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市棍掖璫日移

主聽官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待罪瑣闥近依

日月之光伏覩

陛下英斷若神與奸异跡真所謂千古不

世出之

聖主也前此

聖心無欲利孔不開中外寧謐孰敢張議

自奸輔張位以關礦之利密揭嘗試

固寵結璫遞援之生遂爲禍首臣所

以夙夜躊躇不能進諫者竊謂

陛下神聖必不終爲群小所欺或者藉一

試之旋即悟而改耳何期市井無賴

紛然若狂巧中投揞日甚一日

陛下不惟不悟不惟不改更又甚焉今日

聽其奸弁開礦滇蜀明日聽其奸弁

榷稅江湖今日為某中貴草

務明日為某中貴鑄關防前逮知縣吳宗

堯今并知府吳寶秀亦逮矣前止行

於水陸聚貨之地今并及太原嵩雲

邉瘠之區矣山川無一處不發掘雞

犬無一處不驚騷官府無一處不寒

心商民無一處不切齒

陛下果真以此為快意事乎臣姑指其不

可之大者言之重莫[illegible]

國體區區衛所奴弁何如閣部尤列大
臣大臣公建一議百言而百不從會
推一官屢催而屢不報獨此華吉無
留牘人皆坐差孰重孰輕倒置若此
似非所以重
國體也公莫公榛
國用借口
大工幾曾有銅錢用之於營繕借口東討
幾曾有應總用之於轉輸外邊內收

掩誰耳目藏之囊篋下同匹夫化

所以公

國用也罪莫大於顯欺

君父此輩漫天說謊徧地栽殃淮上餘鹽

盡屬烏有蒲東奇寶悉是空山猶食

狗徒黃旗招搖於道路一以帶十十

以帶百如虎傅翼飛而食人私剝者

不啻萬千進

上者僅分一二戲弄玩侮僈藐四方縱加

三尺之誅尚有餘恨

陛下柰何貪其小利而忘其大罪乎竊莫

大於結怨臣民蓋利者天地之所最

忌亦細民之所必爭閭左爭寸布一

錢不難自刃相向况君實生我寧堪

朘我以生哉故自古善理財之臣如

桑弘羊劉晏皆始博能名終受奇禍

今此輩依憑城社蠹

國肥家海內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

愛其皮毋自得禍亦何足惜獨念守
令逮捕獄而匠心離商賈剥於途而
民心離匠民離心非
國之福嗷嗷蒼衆何愛不生萌一草野
奸雄乘之而起揭竿斬木響應雲從
土崩瓦解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此時雖亦悔
國群奸之族亦何救於危亂哉臣誠恐
陛下二十七載締造之德一旦為群小累

祖宗百戰艱難之業一旦爲群小侵之

何[illegible]也

陛下三思臣言亟罷礦稅之使亟正原奏

官民之罪

下詔吏始以謝蒼生庶民心不搖

皇圖可固矣臣心忠誠戇不知忌諱惟

陛下垂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緣係市棍

被禍日移[illegible]

主聽言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尊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題
留中